

一窖薯红暖流年

文/刘峰



天寒将欲雪，每当此时分，我开始怀念故乡，那里，有一个又深又圆的红薯窖，窖里，藏着道不尽的温情、至爱、与欢乐。

儿时清贫，一日三餐，除了米饭，还是米饭。为了给一家人改善伙食，父亲决定种点红薯。那片地，在村南岗，土质黑油油、松软软的，种下去的红薯，仿佛竞赛似的，一俟秋凉，叶叶蔓蔓，绿里泛紫，蓬蓬勃勃，散发着诱人的成熟气息。

为此，父亲专门请人打造了一把像猪八戒手中那样的钉耙，来到地里，往沙土里翻啦啦一梳，一窝足有七八只粉嫩嫩的好家伙，亲亲热热，挤作一团，令人怦然心动。见我馋得不行，父亲俯身拾起一枚，用袖子擦了擦，递到我嘴边。“咔嚓——”一声咬下去，脆脆的、甜甜的、浆浆的，有一股秋梨的味道，让人至今念念不忘。

为保留它们的原汁原味，入冬前夕，一家人将一筐筐红薯“请”下了地窖！

窖，在院中，是一口老窖，掀开盖子，只见一方玻璃色透明的阳光斜斜地切入窖底，一缕带着淡淡碱味的陈年气息飘浮上来，俯身，可见光溜溜的窖壁、用于上上下下的壁窝、白白硬硬的窖底，以及壁孔里一盏盏满洞绿的小煤油灯——这一盏小灯，在老家有着“神灯”的美誉，它除了照明，还用作测量窖底的含氧量，一旦发现灯火微弱，奄奄一息，就要注意赶紧撤离，加强通风，以保生命安全。

对于红薯，与其称之为“窖”，不如谓之“养”，从地里移到窖里，在细细的养护中，让它们继续接地气，葆新鲜，延生命。

趁天晴，父亲将水井上的辘轳移来，一家人齐心协力，将一筐筐晾干后的红薯吊入窖底。父亲力大，负责在窖上运送；母亲灵巧，负责在窖底堆码；我个子小，负责在一旁装筐。一直干到月儿静静爬上枝梢梢头，在地上洒下细细碎碎的蓝影子，全家一个个汗流浃背，才算大功告成。

大雪一夜悄悄降临，清晨开门一片素白，真乃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”可仓中有粮，垛上有柴，窖里有薯，一家人一点儿也不慌张，直到此时，自己才真正懂得窖的价值——窖，真乃一个“聚宝盆”，有着“修生厚取”的妙用！

清晨，炊烟袅袅，当红薯配上黄灿灿的小米，就熬成了一锅粘稠的红薯粥，再佐上地地道道的农家咸菜，烫呼呼地吃在嘴里，暖心又养胃；晌午，雪光满屋，将红薯与白喧喧的馒头一道火火而蒸，一掀开，水汽氤氲，一笼红红白白，令人食欲大开；晚间，灶火熊熊，注定有一道油炸薯片，薯片切得薄薄的，撒上一层黄澄澄的芝麻，经琥珀色的菜籽油浸过后，金金黄黄，透透亮亮，外酥内脆，最能抚慰人心。

更令人难忘的是，夜深人静时分，窗外霏雪白白，屋内炭火红红。一家人以火作灯，围炉而坐，父亲结着草绳，母亲织着毛衣，我借着火光滋滋有味读书。见我饿了，父亲悄悄起身，吱呀一声轻轻推开门，闪入小院风雪中。一地银白里，只见父亲将窖盖慢慢掀开，宛如一只豹子钻入了进去，不一会儿，壁孔间的小灯亮了，橘红红的，迷离离的，清暖暖的；倏地，小灯儿灭了，雪光迅速抹平了一切，父亲浮出窗口，怀里紧紧抱着一筐薯红。

当拨开红殷殷的火炭，将一只只红薯埋好，不一会儿，一缕缕烤香扑鼻而来。当剥开赭褐色的皮儿，只见里面杏红红、软腻腻、热腾腾的，轻轻咬一口，又甜又糯又香，让人吃了还想吃，将小肚皮撑得滚圆圆润，从此一生也忘不掉。

“风而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。”很快，一冬过尽，吃不完的红薯，被作为新春的种子，重新植入南岗，又开始了新的轮回，于流年里生生不息！

一口窖，藏着人间的琐碎光阴，藏着乡间的悲欢离合，藏着人们的旧梦新盼，一窖养人生，一窖养天年，一窖养血脉，永远不变的是，淳淳的乡间哲理，是浓浓的烟火味道，是酽酽的至爱亲情，教人眷恋，教人温润，教人感恩……

22年前，远在新疆生活的妻姐给我家寄来了两床新疆棉被，一晃很多年过去了，这两床新疆棉被虽旧如新，我们一直盖着。

那是2000年冬天，那时我家还居住在一个四合院的小平房里，由于平房没有暖气，冬季我们就用煤取暖做饭。那年腊月刚到，妻子的大姐从新疆回来探望父母，到我家晚上睡觉的时候她见我家被子太单薄，还插着电褥子，就说：“这被子冬天咋过冬啊，盖着一点不暖和，过完年我回新疆时给你们寄几床加工好的新疆棉被，我们新疆到处都种棉花，棉花质量也很好。”当时我们想她也就随随便便说说，想不到第二年冬天还没到，我们就收到了大姐从新疆寄来的两床加工好的新疆棉被，那个厚呀大呀，每床足有十几斤，从那年冬天开始，这两床新疆棉被就一直陪伴我家，由于盖着太暖和，我们拆掉了睡了多年的电褥子。

几年后，我们搬进了新楼房，冬天也有暖气了，新疆棉花质地优良，新疆棉被又厚又绵，盖在身上太暖和直让人冒汗，为此孩子经常蹬被子。2008年，女儿考上了上海一所大学，由于南方冬天寒冷，也没有暖气，原先购买的薄被子盖着太冷，女儿实在受不了，于是打电话，叫我速速地把家里她盖了多年的新疆棉被寄给她。这一寄，这床新疆棉被陪女儿大学四个冬天。毕业后，女儿在

进入冬天，丹河的芦苇，蔫了，枯了。风景区，没有人去收割，一任其存在着，直到这个冬天结束，来年春天，再生成新的芦苇，将其覆盖。

不过，萧萧索索，苍苍凉凉，枯的芦苇，倒也别成一道风景。

芦苇一枯，呈现出的就是全然一白，白的苇秆，白的苇茎，白的苇叶，白的芦花。虽然枯了，却是仍然骨硬，筋韧，根根都挺立着，挺立在水之涣，挺立在水之涸。凡植物，一“挺立”就好看，就有姿态；挺立的枯苇，犹然给人一种“亭亭玉立”的感觉。

是枯瘦的美人，是素洁的美人。

每天早晨，我散步丹河，都会在丹河岸边站立一会儿。不为别的，只是为了瞭望那丹河无处不在的枯苇。大片的，丛丛的，或者只有几株的，情状都好看。

大片的，微风一起，便唰唰声响，那份声响，听来感觉硬硬的、枯枯的，是一种哀婉的悲音。远望，则芦花似雪，皓皓一白，宛如一片纯净的素心。大片的枯苇，仍然有气势，是一种悲凉的气势，一种倔强的气势。你从它们的枯瘦中，仿佛还能感受到初春的那份生机，盛夏的那种葱郁，它们的枯萎的躯体里，仍然保留了一生的记忆和辉煌。

河水，尚未结冰。水至清，清出一份深绿的寒意。一些灰黑色的水鸟，在枯苇丛中觅食，自如地穿行于苇丛间，这便赋予枯苇一些生机。我猜想，这些水鸟，一定也记忆着枯苇曾经的绿，它们也一定明白，这些枯苇，“枯”了一定还会绿，它们是在觅食中等待，是在觅食中陪伴，这是一些有



苇之枯

文/苏未霖

情义的水鸟。

有时候，一群麻雀会霍然落在大片的枯苇丛中，踞在枯苇的秆杆上，或者叶片上，叽叽喳喳地叫着觅食。于是，喧闹一片，生机哗然，让人感觉，好欢喜，好欢喜。

一丛丛的枯苇，我喜欢它们那种“拥抱”的姿态。

独居一隅，就那么一丛丛，一丛丛；看上去，好孤单，好孤单。所以，它们才懂得“拥抱”。风一起，便“拥抱”得更紧了，紧紧地“拥”在一起，它们仿佛明白自己孤单的微弱，于是，就用团结的力量，来对抗寒风的扫荡。它们给人一种

“家庭”的感觉，一丛枯苇，就是一家人，互相照拂着，和和睦睦地在一起过日子。

一些小鱼儿，喜欢在丛苇边觅食，围成一圈，唼喋有声。聚散无常，游来游去，让人在这个苦寒的冬日里，禁不住想到“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……”的那份欢快，想到“莲叶何田田”的夏日的热闹。

这些绕苇觅食的小鱼儿，是从丛苇的精灵，是枯苇身边的歌者，唱的什么歌？鱼儿知道，枯苇知道。

眺望水之涣，总会看到有那么几株枯苇，在水面摇荡着，孑然而立，挺然而立，而它们的美，也正在这份“孑然”，“挺然”上。它们是枯苇中的“逸者”，高傲地存在着，孤介地存在着，孤绝地存在着，它们也许明白，保持此种状态，才更像一棵芦苇，挺然而立，是芦苇的本性，纵是枯了，本性不改。它们，似乎更大程度地彰显了芦苇的骨性，芦苇的韧性，它们，是一株芦苇倔强一生的写照。

站立岸边，观看枯苇，我很静。同样有一些人，也喜欢站立岸边看枯苇，他们也同我一样，很安静，很安静。我觉得，这份安静，大好，是对枯萎的一种肃穆的尊敬。枯了，未必不好，“枯”中，自有生机，这让我想到中国画的一种题材：寒林枯木。画家们之所以热衷此一题材，他们就是从“枯”中，看到了生机；就是想从“枯”中，表现生机。

“枯”，也是一种生命的姿态。哲学的中国人，总能于现实中发现哲理，从而哲学地看待人生，看待未来。

我站在丹河岸边，看枯苇。看到了枯苇的现在，更看到了枯苇的未来……

享受冬阳

文/管淑平



冬天的早晨是被一缕缕阳光唤醒的。

那一道道金灿灿的光线，趁我还沉浸在温柔的梦中，便已悄悄地来到了家门外，然后蹑手蹑脚地从窗帘的缝隙里挤了进来。它轻轻地，轻轻地将整个房间镀上了一层薄薄的金。

这温和的阳光，不仅照亮了房间，也驱散了我心中的阴霾。于是，趁着早上心情最佳，做一小番打扮，再披上一件羽绒服，较为轻松地走出了门，准备细细地感受冬天的底蕴。

老树、枯枝、青石路，小亭、静湖、还有长长的旧巷弄，都被一种久违了的宁静所笼罩。路上行人很少，大抵是不大习惯冬天的寒冷吧，亦或者，他们正沉醉于温暖的被窝，不愿起来。不论做何种想象，都令我感到欣然和充实。

马路两旁的行道树倒令我眼前一亮，那是一排排冬青树。叶儿还在，绿绿的，在阳光的照耀之下显得颇有几分姿色，尽管稍逊于冬日里的其他盆栽，但也或深或浅地露着一缕缕小光点儿，给人一抹鲜活的气息。这一幕，也让我不禁感慨，原来，只要换一个方式，生命又将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延续。

天是瓦蓝的，如同洗过的一般，望不见一丝云彩。风懒懒地游弋在空气中，有些微微的冷，空气是清新的，任丝丝缕缕的阳光洒落在我的身上、脸庞，慢慢地，就连整个身心都被大自然洗礼得通透透的。

阳光的气息，总让人不由得想起生活中的小美好。记得才情与人品俱佳的林徽因曾在散文《一片阳光》中写过这样的句子：“晌午的阳光，到时候

有意无意的大片子洒落满室，那些窗棂栏板几案笔砚沿在光晕中，一时全成了静物图案；再有红蕊细枝点缀几处，室内更是轻香漫溢，叫人俯仰全触到一种灵性。”这样的阳光无不令人为之心动，尽管，才女笔下所描写的阳光是在初春。

午间的阳光，也着实给人一种玄妙的感觉。且不说它那化不开的温暖，也不说那柔柔和媚的光泽吧，就单单是它顶划过的痕迹也带着一种梦幻，太阳正在头顶，身后的影子越来越小，差点就被踩在了脚下。若没有风的打扰那便最好不过了，人在阳光下面静静地坐着，仿佛眨了几下眼睛，就步入了梦境，然后开始另一段故事……

冬天的阳光，是最温柔的，也是最博爱的。它以有限的温暖驱散着寒冷，默默无语，似水一样漫过人的心间，温柔恬静。

棵柿子树，雪花很难挂住，那没有摘下的通红的柿子，在洁白的雪天，显得格外醒目。于是，便有人踩着雪，走到柿树下，用一根带有叉子的长杆，试图弄下一个两个被冰冻过的柿子。可除了被踩乱的雪外，一个柿子都没有叉下来。

雪本来没有名字，就像山间无数没名的花花草草。她们飘落到人间，便有了小雪、大雪。时间久了，雪也被赋予了人性。

“一声画角谯门，半庭新月黄昏，雪里山前水滨。竹篱茅舍，淡烟衰草孤村。”雪落下了，仿佛看见那白雪飘飞的时节，静卧河边山前的小茅屋，静静地享受着雪花轻抚。刚刚吃完柴火上煮的羊杂肉，就急急地推开被夹着雪的风的木门，跑进雪地里，享受着雪带来的乐趣。

雪也有性别。急风暴雪就是“男人的雪”。突突地下，俗称鹅毛大雪。再凶猛了，就是雪灾了。压垮了牛栏羊栏，储存的草料也被大雪压着了，一时半会儿牛羊都没有吃食了，急得主人家仰天自言：这雪，什么时候才停啊。

“美女的雪”，轻轻柔柔，如期艾艾。即便是下了好几个时辰，地上也只上薄薄的一层，走在上面踩不了雪印。可是，不经意间，也不知道下了多久，地上开始堆积了，踩在上面，也会发出“吱……吱……”的声响。

“日暮苍山远，天寒白屋贫。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。”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，那个踩着厚厚积雪回家的人，听见蹲在木门前小狗的叫声，才如释重负。再多的劳累都抛在雪里了。

城市也会下雪，只是下雪的时候太少。雪中的城市，一下子没有了昔日的车水马龙，呈现出一种难得的静悄悄画面。有一次，我站在窗口，看到一对恋人在雪中漫悠然地漫步。想必这样的爱情，一定会很浪漫，会在岁月中永恒。

下雪了，就想去江南。去江南赏雪，踩着富有诗意的雪，用心来感受江南的青与黛，黑与白，宁静与婉约。亦或在那个落雪的早晨，踩着雪，走过千年的小桥与石坊，让飘飘白雪洒落在发梢，感受雪的温婉柔情与淡泊洒脱。



陪伴 摄影/禹建杰



寒冬的两床新疆棉被

文/汪志



踩雪咏雪的人

文/曾琳

有人在雪中踩出一行脚印来，也是平淡无奇。不像有山有水下的雪，忽而是雪山雪树，忽而什么都不见。不禁会问，雪下到哪儿去了呢？一脸的疑惑。

下雪了，片片雪花把一秋的落叶藏起。但偶尔会看见一

大学的旧物品中，只带走了这床厚厚的新疆棉被。这几年，我们经常去浙江生活的女儿家，那床新疆棉被除了被里被面换了几次外，棉芯仍在使用。一次女儿说，爸妈，大姨妈寄来的这新疆棉被真好，不行我那天网上买一床新疆棉被。妻子说，买啥，前几天你大姨妈还说给我们再寄两床新疆棉被呢。

2018年刚入秋，我外出半个月，回来晚上睡觉时，见一床新疆棉被，我问哪来的？妻子高兴地说，咱家不是有床多年前新疆大姐寄来的新疆棉被吗？冬天盖着太热，前几天我找到市场加工棉絮的，把这床新疆棉被改了一薄一厚，正好那加工棉絮的也有新疆棉花，于是添加了点儿。你知道不，这新疆棉花真是质量太好了，这么多年了，拆开后没有一丝絮絮，重新加工时还是弹性大，棉皮白，我想这重新加工的两床新疆棉被，一床冬天盖，一床春秋盖。

寻常百姓家，两床棉被用了22年还如新，真是少见。盖“新疆棉被”最大的感受就是膨松且有弹性，被絮经久耐用而不变形，保暖性能高。冬天过几天放在太阳下短时间晒晒，此时的棉絮就会吸收大量热量，夜晚盖上后蓄热能源缓慢释放，感觉非常舒适，很快就会进入深度睡眠中。

好一个“新疆棉被”，就像儿时母亲温暖的手在轻抚着我，暖在心田深处……